



少
刊
文
著

賭女悲情

哈尔滨出版社

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0
R 92073755 A

内容简介

女赌仙蓝凤与政客罗大刚暗中有染，不料事情曝光使罗大刚竞选议员失败。蓝凤误认为是贴身侍女胡姬出卖，盛怒之下，叫来一帮乞丐强暴了胡姬。

三年后，一女郎从美、日、香港学赌归来，在另一遭受过蓝凤“生死赌”残害的日本人松井次郎的协助下，终于破解蓝凤的千术，在赌桌上大胜仇家。女郎现出真身，原来就是昔日的侍女胡姬。胡姬看着跪地求饶的贵妇人蓝凤，悲愤喊出“我也要你尝尝‘失势凤凰（蓝凤）不如鸡（胡姬）’的滋味”！她唤来三年前那帮乞丐，把蓝凤剥得一丝不挂。

就在强暴欲将发生之时，一件意外事情突然出现了……

此书乃沙利文先生精心构思之《赌王之战》系列丛书首篇，大揭赌场底蕴，大析千术秘密，大写社会善恶，大剖人性美丑，读罢让人拍案惊奇，难以平静。

目 录

第一章	深夜来客	(1)
第二章	狼狽为奸	(30)
第三章	海滩喋血	(57)
第四章	含冤受辱	(85)
第五章	海外赌女	(115)
第六章	赌女闹馆	(140)
第七章	逢赌必胜	(167)
第八章	坠入陷阱	(197)
第九章	龙凤争霸	(225)
第十章	白云悠悠	(256)

第 一 章

深夜来客

月色朦胧，星光黯淡。

夜幕笼罩的凤凰山万籁俱寂。

习习凉风，孤魂野鬼般地游荡于山林之间。

月色融化在虚无飘渺的山岚中，融化出阵阵植物的清香。

谁会想到，在这座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市旁边，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幽静的去处。

一个寂寞冷清的悠然世界。

山下，就是那座美丽繁华的滨海城市，万盏明灯，正汇成一片辉煌绚丽的灯的海洋。

隐隐约约的喧嚣仿佛历历在耳。

山上山下，两极世界，一个犹如浑身珠光宝气，正被情欲烧烤得无法自制，呻吟不息的艳妇，一个却象恬静依依的小家碧玉，亭亭玉立，有着一一种超然脱俗的清纯。

一辆的士顺着弯旋曲折的盘山公路逶迤而上，两道犀利的灯光如利剑划破沉沉黑暗。

是谁，半夜三更打的爬上这寂寥冷静的山岗？

月朦胧，鸟朦胧，此时绝非游山玩水的最佳时候。

不是笑傲风月，他上山来干什么？是要登门拜会什么人物

么？

凤凰山上有不少达官贵人阔佬富翁的高级豪华别墅，隐没在茂密的树林之中。云深不知处，偶尔风摇树影，微露狰狞，显现一角雕檐画栋，才使人发现，这悠然山林，也并非世外桃源，仍袅绕着人间烟火。

然而，有这种灯残油尽之时上山来拜会主人的客人吗？

也许有，但绝对不正常。

的士停下了，停在山腰的车道上。

一位黑衣人从车内钻出。

黑衣人一身著黑，但并非黑色西装，亦非当今流行的黑色T恤衫，宽松衫什么的。

黑衣人身著一身玄色和服。

山下这座国际大都市里，几乎囊括了全世界所有的民族。在凤凰山出现一位身著和服的日本人毫不奇怪。

奇怪的是这个人的脸，苍白如纸，毫无血色。

这是一张只有死人才具备的脸。

然而，他却是个活人。此时，他那一双犀利深邃的目光，正寒嗖嗖地注视着路边的一条私人车道。

无声无息的晚风，轻微地吹动着他那系在额上的白丝绸带子，带子上没有日本人常写的“忍”字，洁白无瑕，仿佛中国人丧失妣考时所系的孝帕。

洁白的发带，苍白的脸庞，与那身玄色黑衣形成鲜明的对照，效果强烈的反差，给这位神秘的夜行者更增添了几分神秘。

的士迅速调转车头一溜烟冲下山，留一山冷风残月，默默无语地伴随着孤独的夜行者。

黑衣人仔细而短暂地打量一下旁边的私人车道，毫不犹豫地顺着车道向前走去。

他走得不快不慢，听不见一丝儿脚步声，仿佛他不是用脚在走，而是身子在飘。

不足五百米的私人车道，转两个大弯就到尽头。

车道的尽头是一座巨大气派的铁栅栏大门，大门内五十米远近的地方有一座楼房，夜雾沉沉遮掩，难辨小楼规模与样式，只能从那几扇寥寥亮着灯光的窗户判断，这楼房并不高，不过三、四层而已。

不高大并不说明不气派。不高不大的楼房往往以外观样式和内部装璜质量而取胜。

因为这是大名鼎鼎的蓝凤山庄。

山庄内地岚氤氲，物象莫辨，但却明显感觉得到里面林木森森，花草葱茏，蓬勃着一片欣欣向荣的生机。

铁栅栏旁边的指示牌上亮着红灯，表明主人已谢绝会客，请勿打扰。

但这座山庄别墅的主人并未睡，那还亮着的灯光就是有力的证明。

黑衣人毫不犹豫拉响门柱上的门铃。

铁栅栏后出现两条膘悍的保镖。

“什么事，深更半夜在此骚扰？”

黑衣人无声无息地飘在大门前。

“你……”也许是黑衣人那苍白如纸的脸，把两名保镖都惊得睁大眼睛。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

“在下松井次郎，特来拜访蓝凤庄主梁凤凤女士。”松井表

情漠然，举止却彬彬有礼。

为首的一位保镖脸上立刻显出极不耐烦的样子。“这时候了，我家主人早已安寝，任何人不得进入，你有什么事可在明天先打电话预约，我家主人若同意，自然会定出时间与你见面的。”

“在下特地从东瀛越洋而来，就是为见蓝凤一面，请二位代在下禀告一声如何？”

那保镖冷哼一声：“别说东瀛，就是从西洋，从月亮上赶来的，没有预约，也是不能想见就见的，更何况这时候了。去吧去吧，少在这里啰嗦！”

松井那苍白如纸的脸更加惨白，竟然放射出一种冷幽幽的寒光。“请二位还是禀报一声为好，在下既然来了，就一定是见到蓝凤的。”松井的话貌似平淡，骨子里却明显地透出一股强硬。

两名保镖闻言都吃了一惊，不由自主地仔细打量这位深夜造访的不速之客，却看见了他脸上那惨白的寒光，不禁心头又一震。

但两人毕竟是身经百战的职业打手，虽惊不慌。“你想怎样？”

两人警惕地盯着松井，同时发问。

松井礼貌地一鞠躬。“在下只好得罪二位自己进去了。”

“你敢！”两人同时“哗”地一声拔出手枪。

松井气定若闲，对两支黑乎乎的枪口视而不见。

忽然，为首那保镖腰间的对讲机响起，他取下刚刚打开，里面就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。“阿康，请客人进来吧。”

“是。”阿康闻声立刻变得驯服起来。

原来，蓝凤山庄的主人梁凤凤早在门铃响起之时，就在房中打开监视器终端，把大门前的一切尽窥眼底。

也许是松井那张苍白如纸的脸，也许是他那冷然强硬的态度莫明其妙地打动了蓝凤，使她竟然破例让阿康将来人放进。

松井被阿康领进客厅。

就在松井走进铁栅栏之后，客厅内便灯光大亮，但却不见一个人，松井走进客厅，随意打量一番，见这客厅富丽堂皇，极尽奢侈，不由得无声地一叹。

阿康对松井的表现视若无见，抽身退出，他没叫松井坐，松井也没自行找地方坐下，就亭亭地直立于客厅中央。

一位二十多岁的小姐从楼梯上缓缓而下。松井转过身，犀利的目光幽幽地盯着那小姐。

小姐模样端庄俊秀，一头飘逸的长发潇洒地披在肩背上，身穿一件银灰色丝绸睡袍。她下到客厅，礼貌地一摊手。“先生，请坐。”

“谢谢。”松井扳着腰肢微鞠一躬，侧身坐在沙发上。

“松井先生，时已更残漏尽，光临寒舍，有何见教？”小姐打横陪坐一侧。

“在下要找蓝凤女士有事相扰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等见到蓝凤女士以后自然相告。”

“我就是梁凤凤，松井先生。”

“你不是。”松井几乎未加思索便随口而答。

“哦？”小姐微微一怔：“你认识蓝凤？”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认定我不是蓝凤？”

“小姐秀而不媚，端庄贤淑，清而不寒，善良纯洁，当然不可能是赌仙蓝凤了。”

小姐嫣然一笑，“先生会看像？”

“不会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小姐，对不起，还是劳驾你将蓝凤请出来吧。”松井的声音比他脸色更冰冷。

“你找蓝凤到底有什么事？”

“赌！”

小姐大吃一惊，呆呆地望着松井苍白如纸的脸庞，简直不敢相信，这位如患癆病的青年是上门来找大名鼎鼎的赌仙蓝凤挑战的！

“松井先生，你猜对了，我是蓝凤的贴身侍女胡姬，你既然上门找蓝凤挑战，可知道蓝凤有个规矩？”

“什么规矩？”

“凡是上门找‘凤’挑战的，都必须先胜过我这只‘鸡’（姬）。 ”

松井闻言，抬起头来正眼看了一下胡姬。

蓦然，胡姬感到松井那一双寒冷如冰的目光象利剑一般，透穿了她的心胸，使她不由自主地打了个激凌。

“既然如此，胡小姐，请吧。”松井很快又恢复以前的冷漠。

胡姬稳住情绪，摆出主不压客的态度，“松井先生，你说话吧。”

“谢谢。”松井手一晃，指头间出现一枚骰子，“就赌大小如何？三赌两胜？”

“行。”胡姬见松井只玩这种小孩子的把戏，心中不免暗暗失望，但还是点头同意。

“胡姬小姐，你先请。”松井把骰子递给胡姬。

“你是客人，还是你先吧。”胡姬淡淡一笑，婉言谢绝。

“那就恕在下占先了，我要大！”松井说着，两指微微用力一托，骰子流星般地弹出，空中划一道优美的弧线，落在两人面前的茶几上，飞快不停地旋转着。

渐渐，骰子旋转的速度放慢，最后停住，胡姬引颈一观，天面正是个“六”，大！

一枚骰子六个面，从一至六，六点最大，松井一举手便掷出个“六”，已稳操胜券，只平不输。

“胡小姐，请。”松井苍白如纸的脸上丝毫没有任何表情，更别说沾沾自喜之状，仿佛那张脸真的是纸做的。

几乎是第一眼，胡姬就被松井这张死人脸吸引住，对他产生一种无名的恐惧，觉得这张脸，这双眼睛，蕴含着一种力量，一种冷酷的，冰一样冷，铁一样硬的刚毅和坚韧。

这种人，他想干什么？只要下定决心后，谁也无法逆转，任何力量都不可能阻拦，不达目的，决不罢休。

正因为这种原因，胡姬才没请示蓝凤，自作主张与松井赌博起来。

因为不管蓝凤答不答应，这次赌博迟早都会进行，胡姬一眼就看出，想要彻底摆脱此人的纠缠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达到目的。

或者，让他一头撞在南墙上。

胡姬就是一堵南墙。

胡姬不慌不忙地拿起骰子。作为威震东南亚的一代赌仙

的贴身侍女，胡姬的赌技当然不弱。

但再强又怎样？再强也最多掷出一个“六”，与松井打平。
除非她能掷出一个“七”来。

一枚骰子六个面，怎么会有七呢？

胡姬翘起两根兰花手指拈着骰子，凝神贯气，一下旋出，
骰子流星赶月般飞向小几，陀罗一样飞快旋转起来。

松井一双眼漠然地盯着几上的骰子，毫不在乎，因为胡姬
最多只能与他打平。

然而，竟想不到的奇迹出现了，骰子越转越慢，最后终于
停在茶几上。不料，就在骰子最后停止旋转的一瞬间，一枚骨
胶做成的骰子竟然一破两开，摆开两个天面，一个“六”，一个
“一”。

两面相加，正好“七”点。

但骰子却破了。赌前谁也没规定骰子能不能破，破了又应
该怎么办？

胡姬可以宣布自己获胜。

松井亦可据理力争。

但松井没有争。也许，他被胡姬这不可思议的内力所震惊
了。

具有一定程度内修能力的人，用两根指头捏破一枚骰子
并不难。

但要想这样齐刷刷如同刀砍斧切将它一破两开可就十分
难得了。

而要靠内力先将它震裂，待旋转到最后才一破两开更是
难上加难。

它难就难在用力的把握上。用力太大，还没来得及旋转，

或者旋转途中，巨大的旋转离心力就会把它各自抛至一边。用力太小，则又无法使它破开。

最难最难，几乎无法想象的是，按照力学原理，旋转物体所产生的离心力，只会使旋转的骰子在破开时向两边倒去，将断口留在上面。要象胡姬这样将两个表面留在上方，就必须在骰子破裂后再旋转半圈。

只旋转半圈，不能多也不能少。

面对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在两根指头最后发力时把握，细微得无法再细微地把握。

对于一般人来说，赌博纯属凭运气。而对少数优秀赌徒，赌博则是凭自身的综合实力。

凭运气即使一位赌王与一位刚刚出道的青苹果输赢各占一半。但赌王之所以是赌王就是他能在赌博中出千。

按赌博的规矩是不准许出千的，赌桌上出千轻则斩手重则丢命，但赌王们出千是没人能够发现得了的，这就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赌王的真正原因。

一位优秀的老千必须具备三种基本功，一是智慧。必须随时根据实际情况想出种种使人意想不到的，出奇制胜的千法千术；二是要具备魔术师一样灵巧的身手功夫；三是要有非常深厚的内功修炼。其中第三种特别重要，是基础的基础，没有它，前面两种也就成为无根之花，无源之水。

今晚，胡姬一出手，变显出她的心机心智和深厚莫测的内功，先声夺人，压倒松井。

匹夫之争凭运气，王者之战凭实力，松井理应知道这个道理，因此他并没提出异议，只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这局我输了。”

说着，那支苍白干枯如铮铮白骨的手指微微一晃，耍魔术

般地又晃出一枚骰子。

“胜者为先，胡姬小姐，你请。”

这次，胡姬再没客气，伸手从松井那里接过骰子。

“还是赌大？”

“不，这次赌小。”

胡姬淡淡一笑。敢情松井怕胡姬的骰子再一破两开，所以提出赌小，因为最小的是“幺”点。“幺”点破开了，至少两面相加都会是七点。要想最小，唯一办法是老老实实地掷出一个幺。

胡姬掷出骰子，动作与上次并无二样，只是骰子在茶几上旋转的时间比上次更长，转速更快，呼呼有声，旋出一圈白色的光晕。

好久好久，骰子才慢慢地停下来，松井把眼一观，两眼顿时射出两道犀利的寒光。

茶几上的骰子已经变小，上面的点子全部不见了。

胡姬竟然靠内力，使骰子脱了一层皮。

骰子上已没了点子，当然是再小不过的了。

“松井先生，你请。”胡姬脸上溢漾出一种无法掩饰的得意。

松井的目光黯然冷漠下来，他拿出一枚新的骰子随手掷出。

骰子在茶几上悄快地旋转，胡姬一双秀眸紧紧地盯着那枚骰子。

这次是松井断后，他会不会想出更绝的招数后发制人呢？

果然，没过多久，胡姬的担心就变成了现实。茶几上那颗不停旋转的骰子越来越小，最后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胡姬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，举目偷看松井，见他直身端坐，气定若闲，毫无表情。

如果说胡姬凭内力把骰子的表面震脱，而松井则把整个一枚骰子震成了粉齏。

震脱表面与震碎整枚骰子在内力上并不显高低，但松井这次则在智力上占了上风。胡姬的骰子虽然没了点子，但骰子还在，而松井连骰子都掷没了，相比之下当然更小。

松井第一局没对胡姬破骰提出异议，胡姬当然无法对第二局提出质疑。

胡姬只得俯首认输。

一比一，双方各赢一局。

胡姬等待赌第三局决胜之时，松井提出了一种新的赌法。一种公平决斗的赌法。

归根到底，赌博的精髓还是赌运气。出千只是在双方实力不相等的情况下有效。对于两位精通各种千术的优秀赌徒来说，实际上与两名不懂任何千术的初出茅庐者一样，要想公平地赌出输赢，最好的办法是返朴归真，回到最初的运气赌上面去。

最简单，最不易出千的赌博，才最具备赌博的魅力。

松井提出，这次两人各执一枚骰子，先报出点数然后同时掷出，最后两枚骰子的点数相加，合到谁提出的数目谁赢。

这赌法同猜拳的道理一模一样，但却比猜拳更公平，更需要任何技巧。猜拳还可以通过摸清对方出指的规律或者在出指的那一刹那，慢上 0.001 秒，看清对方指数而临时改变自己的出指。而这种掷骰结果则到等骰子旋转停下后，才能看清相加的点数，谁也无法判断出对方可能掷出的点数，因此根本

出法在之前决定自己新掷的点数。

输赢全凭运气。

掷前，两人各自报出自己要的点数。

胡姬要“七”。

松井要“八”。

两人都要最小数，无论“七”还是“八”，每人都可有三组组合的机会。若上了“十”，就只有两组组合。最大的“十一”和“十二”呢，则只有一组组合了。

要了点数后，胡姬发令，两人同时将骰子掷出。

由于是运气赌，胡姬掷骰时并没在意，随手掷出，用力不大，骰子在茶几上旋转一阵便渐渐停下，天面上现出一个“五”点。

胡姬的骰子一停，两人各自的三种组合机会便只剩下一种了。如果松井掷出的是一个“三”则赢，因他要的“八”。若是“二”则输，因胡姬要的是“七”。假若其余点数则均无效，双方重新再赌。

胡姬两眼死死地盯着松井那枚还在旋转的骰子。

松井也一反以前的冷漠淡然，两道鹰隼般的目光，亦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掷出那枚骰子。

骰子的转速渐渐慢下来。

越来越慢。

最后几下沉重缓慢的摇摆。

骰子的天面出现个两点。

胡姬兴奋万分，差点欢呼雀跃起来。

然而，就在骰子欲静还动，将停未停之时，松井突然发出一声厉喝。

“三！”

松井的吆喝声并不大，但却底气十足，与他那单薄的身子，病夫般苍白的脸毫不相称，如果不是胡姬亲耳听见，简直不敢相信这声厉喝出自松井之口。

不敢相信的事往往千真万确，松井不仅底气十足地喝出了这一声，而且喝出的声浪产生的冲击波，竟将刚刚要停的骰子冲翻个面，天面上的两点一下子变成了三点。

顿时，一股上当受骗的感觉从胡姬心中油然而起。

松井口口声声要公平赌博，但他却明修栈道，暗渡陈仓，在最后的关键时刻用声音震翻了骰子。

但是，松井这样做并没犯规，事先并没规定不能吆喝，而掷骰子本身就是应该吆喝的，不少赌徒在赌骰子时不停地大呼小叫。

胡姬面对这种结果一时茫然无措。

松井站起来，表情和声音都十分淡漠，但语气中却使胡姬明显地感到一股胜者的居高临下的优越。

“小姐，请转告蓝凤，在下五日后在天龙赌馆恭候芳驾。”

说罢，不等胡姬回答，松井飘然而去，无声无息地出了客厅，象一道影子般地消失在外面的茫茫夜色之中。甚至连胡姬那对敏锐的耳朵都没能听出一点脚步声。

胡姬忧心忡忡地回到二楼，推门走进一间起居室。

起居室的沙发上，端坐着一位丽人。

赌仙梁凤凤已三十六岁了，但却丰韵不减，反而更加光彩照人，柳眉星眸，瑶鼻樱唇，雍容华丽，仪态万千，美得如同是南朝诗人温庭筠的一首艳词。

此时的梁凤凤披发跣足，身穿一件薄如蝉翼的睡衣，里面

的胴体清晰可见，既有云封高岫的朦胧美，又有水融江花的妖冶。

梁凤凤出生于金秋九月，按当地风俗，她的诞生石是蓝宝石，蓝宝石象征智慧，这正是一位赌徒所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。梁凤凤对此十分得意，长大后不仅戴有蓝宝石戒指，就连耳环，项链无一不是蓝色珠钻，无论举手投足还是摇头顾盼，均有蓝光闪烁，眩人眼目，所以被人称作“蓝凤”。

她坚信，她的诞生石会带给她源源不断的成功、吉祥与幸福。

事实也的确如此，这些年来她一帆风顺，几乎没碰上什么大的风波和挫折，三十岁不到便在这高手云集的大都市打下一块地盘，成为一代赫赫有名的赌仙，令人羡慕得眼红的大富婆。

梁凤凤把这一切都归于蓝宝石，因此，更喜欢别人叫她蓝凤，不少人顺势巴结奉承，专门拣她喜欢的名字叫，久而久之，梁凤凤的真名反而不应，为许多人所不知，但只要一提起蓝凤大名，在这座大都市里则如雷贯耳，知名度不亚于政府要员和影视明星。

胡姬由于输给了松井，不敢正视蓝凤，进门后小心翼翼地叫了声：“蓝凤小姐。”垂手肃立，毕恭毕敬站至一旁。

蓝凤早已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胡姬与松井的这场赌博，她并没责备胡姬，只是幽幽地盯了她一眼，然后发出一声浅浅的轻叹。轻得如同西风卷帘时顺便带进的一片黄叶。

“胡姬，你太善良了，所以，你永远也不能象我一样成为一代赌坛女王。”

“小姐是只凤，胡姬只是一只鸡，鸡怎么能奢望成为凤